没封住的泥封

◆ 童孟侯

天津沈阳道的古玩市场只在星期四才有，双休日反而不开。于是，来自天津周边的收旧货的星期三晚上就赶到，天蒙蒙亮就为收藏客摆出琳琅满目的古物旧货。今年9月26日我正在天津作一个外调，于是顺便赶了过去。

突然，我看到一个小地摊上放着十多块泥封。何谓泥封？古代“邮票”是也。那时候的文书奏章都用刀刻或者漆写在竹简和木札上，然后用绳子绑住打个结。那么这些古代文书送往京城的路上，被人私拆了怎么办？于是，在打绳结的地方填上一块胶泥，然后用自己的玺印在胶泥上钤一下。如果这个胶泥动过了，皇帝就知道有人私拆过了。

泥封，相当于一个密封条，秦朝汉朝都用它。自打纸帛盛行以后，泥封从此偃旗息鼓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泥封，都是两千年前的古董。据说泥封还是在清道光年间被首次发现，以前人们还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。

我蹲在摊子边细看。因为玺印是阴文的，所以钤在胶泥上的应该是阳文——这一点没错。由于胶泥是不规则的，盖了玺印后泥面的四周是不等的宽边——这一点也没错。那块东西是胶泥的——也不错。

我抬头问摊主：假的吧？他说：大哥，你看这些泥封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我要造假就要为每个开一个模子，而我卖只卖到8块钱一个，值吗？这是古墓里挖来的好东西，现在有几个人识泥封？

我还是疑惑：皇帝要看奏章拆开泥封便是，为什么还要把泥封带到坟墓里去？难道他死后还要“昼断狱，夜理书”吗？

摊主说：大哥，我也不懂，收来的。你看这些泥封上不但正面有字，反面还有图腾，那是艺术啊，两面都可以欣赏。

我沉默不语，手里盘摸这些古拙质朴率真自然的古玩，心想到天津来之前我上了一次网，正好看到有个网友晒出5个泥封，开价是一万二！如果我买下5个泥封，只要40元，绝对是捡个大漏啊！我只要把它让给别的藏友1200元，就可以再到沈阳道来跑两次了。

我不再犹豫，从十多个泥封里挑拣出5个品相好的，付了40元，心满意足地带回上海。

就在我探究泥封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就在我欣赏泥封背面精彩的图腾时，我仔细梳理起封泥产生的全部过程：先把竹简卷好，然后在竹简外面扎上绳子，然后在绳子上打个结，然后在绳结上填上胶泥，然后在胶泥上钤个玺印，然后烘干……问题来了，泥封的正面留下玺印的阳文，而它的背面应该留下一条一条绳子痕迹，或者一道一道竹简木札的痕迹，哪来的图腾？哪里来的龙和马的图案？

啊，弄巧成拙了，画蛇添足了，这5个所谓的两千年前的泥封，没能封住它的破绽。我不放心，特地到图书馆查阅了傅嘉仪先生编著的《秦封泥汇考》，书里展示的230个彩版的泥封背面，无一图案，皆是竹印、泥印绳印。这样看来，我在天津淘来的是“现代泥封”无疑。我安慰自己，反正只有40块钱，40块钱买一个教训是值的。

多角罐：谐音里的口彩

◆ 高启新

中国的文字是由不同的线条构条，不同线条通过有序的配搭形成了不同含义的字。象形、形声、会意的字最多。说明字是与人身外的自然相模仿。传说中仓颉造字之时，惊天地泣鬼神。这字除了交流表达思想外，有一种无形力量的存的。因此，对文字的崇拜在中国有传统。而对字形的改变那是大事。古人算命的测字业就是因字生意的。而字的简化，那测字就消灭了。

说了这些道理，无非想表达字的不同凡响。在瓯窑的器物里，不少就是以字的谐音来命名或造型的。如两晋时期流行的鸡首壶，首先在瓯窑与越窑烧出来以后才流向全国，并且在南北朝时成一时风尚的典型器。鸡首壶作茶酒器称为“天鸡壶”。汉代《韩诗外传》中赞美大鸡，有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五德，是实实在在的“德禽”，故把它引到日常生活中来做为一种标榜的理想境界来追求。鸡在古代有特殊的禳灾除凶作用，是吉祥之禽，汉代应劭《风俗通义·祀典·雄鸡》载：“鲁郊祀，常以丹鸡礼祀日，以其声赤羽，去鲁侯之咎。”民间认为“大鸡”即为“大吉”。

笔筒、水注、砚台作为书斋几案必备文房用具，以雅集自居的学子文人们更是厚爱有加，其含吉语自不待言。如瓯窑青瓷笔筒，仅存温州市郊杨府山三国时期墓葬出土两件，均作直口圆筒形，制作规整，胎釉结合紧密，尤其是外壁刻划的水波纹，线条浅细流畅，技艺娴熟，是难得的精品，其寓可理解为好事成双吧。水注即用来注水于研中研墨的用具，有嘴称水注，无嘴则称水丞。瓯窑青瓷中的龟形和蛙形水注既有实用和观赏价值，更有吉祥美意。如蛙形水盂，作蹲伏状，背设管状进水口，腹部扁圆以贮水，蛙头前伸，嘴内穿有一小孔，以便滴水。腿弯曲贴于腹壁，股肌得力内含，状似待捕飞坠昆虫，优雅生动。采用龟(鳖)蛙(蟾)造型，寓意深远。隋代开始实行开科取士，学子们与水盂等文房用具朝夕相处，寒窗苦读，贷与帝王，更含进取吉祥的深意。“独占鳌头”和“蟾宫折桂”也成为后来科举制时期士子们的美好祝愿。

这里说的多角罐，是明器。从出土来看，此容器内常盛谷子，又叫谷仓罐，是由唐代的多嘴罂演变而来，用途为陪葬用，意为墓主人贮放粮食，死后能过仓满粮实的殷富生活。在中国传统的风水观里，活人家居为阳宅，墓为人死后的阴宅，按事死如事生的葬俗，阴阳相生，或相克，阴阳之宅需等同重视，两者同可阴庇后人，旺家兴丁、福星高照。多角罐(瓶)，虽有明器用品，古人却从来不马虎。而名称读音更被赋予一层吉美之意。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区，如福建、广东的方言“角”“谷”音近，多角即多谷之谐音，它既是吉祥语，也反映了人们祈求五谷丰收的愿望。此外，浙江古代青瓷产区的方言中“嘴”与“子”同音，故“多嘴”寓意“多子”，并将瓶身逐段形成的级层，美称为“连升三级”或“四级”、“五级”，将五管立肩称五子登科。谷仓罐从秦代开始流行，一直到元代，明清式微，其延续近二千多年，种类的变化在明器里算是最有特色的明器之一。唐代可做为其变化的分水岭，之前，罐的上部造型非常有生活气息，有亭台楼阁、杂耍伎艺，飞禽走兽。唐之后，因受唐多嘴罂的影响，开始走向抽象。如此件瓯窑褐彩多角罐，高31.2、口径6.2、底径10.9厘米，是1986年温州市郊西山出土的，时间是五代。直口，五层塔式深腹，假圈足。腹部每层鼓腹处各置五个锥形角。最下层鼓腹下贴塑凸棱一周。灰色胎，器表施褐色釉，但釉已脱落殆尽。器物完全没有人物、动物出现，而用棱角分明的的角来表示，其含义不言而喻。

唐五代至宋，瓯窑进入一个复兴时期，此时烧造的瓷器种类非常的多样，同时，唐代国力昌盛，不同窑口窑工也更加注重交流与学习。比如远在长沙的铜官窑的釉下褐彩的装饰即为当时瓯窑所用。因此多嘴罐在瓯窑里的出现也决非偶然。何况在温州的方言里，“多角”与“多谷”也含谐音。趋利避害，禳灾化吉，人心都是相通的。

清代狮子纹青花瓷砚台

◆ 陈斐华

砚台与笔、墨、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，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。砚台不仅是文房用具，由于其性质坚固，传百世而不朽，又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。

说起砚台的收藏，一般人都把中国的“四大名砚”作为收藏的重点对象。但本人自迷上收藏以后，却通过民间收购、藏市淘宝、藏友交换等方法淘来数十个玉砚、瓦砚、铁砚、瓷砚，其中一个出自清代的狮子纹青花瓷砚台却让我爱不释手。

那是在去年的下半年，我和几个同事来到郊区的某小学，看望慰问贫困学生。慰问间隙，校长便带我们到阅览室看学生的书画展。在欣赏书画展的时候，在阅览室的一角，我发现了这个青花瓷砚台。砚台总体呈长方形，长7.7厘米、宽6.9厘米、高1.8厘米。砚台的四周外延是一些简单的图案，中间则绘有三只蓝色的狮子。而在狮子的中间，则是一个蓝色的绣球，表明三只狮子在玩绣球。从画工来看，手法一流，狮子惟妙惟肖、动态感十足。见我爱不释手，校长便爽快地表示将砚台送给我。

后来，经过与藏友的综合分析，判定此砚台出自清代中后期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此后，作为补偿，我又购买了许多学习用品送给学校。

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。初期的砚，形态原始，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。至汉时，砚上出现了雕刻，有石盖，下带足。魏晋至隋出现了圆形瓷砚，由三足而多足。箕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，形同簸箕，砚底一端落地，一端以足支撑。唐、宋时，砚台的造型在使用中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，砚材的运用也极为广泛。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、安徽歙县的歙砚、甘肃洮州的洮河砚、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突出，称“四大名砚”。

寻觅神奇的六道木

◆ 原野

三月里迎春花盛开的季节，我约了邻居阿长踏上了上海至兰州的T116次列车，来到了天水寻觅六道木根雕。天水周围都是山，蕴藏着丰富的根雕天然资源。六道木其干无心有结，每结自成纹路。纹路竖行，均为六道而得名，民间俗称降龙木，行内人又呼其为八楞木。该木生长于海拔1000–2000米，我国北方多有，主要产于太行山、燕山、恒山三山交汇的崇山峻岭中，其根系发达，在空旷地、溪边或岩石缝中均能生长。因生长缓慢，木质坚韧，木面光滑细密，根节布满折皱，纹理相当清晰，其奇特的造形和细腻的纹理是根艺创作良好的材料，成为许多根艺爱好者追逐、寻觅的目标。

娘娘坝镇舒家村是寻觅的首站，距天水市37公里，地处秦岭南麓，316国道横贯全境，境内地势起伏大、青山连绵、森林比较茂密。我们走进了一家靠在公路边的根雕营销铺。面积不大，是个兼营其他商品的杂货铺，靠窗的货架上存放的根雕主要是形态各异的挂架、笔桶和烟缸。主人还带我们进了他家后院，房间地上和桌上摆放了不少动物造型和笔桶等根艺，这些根艺多为当地的木质根雕，六道木根雕虽有几个，但造型一个也看不上。

麻沿河乡山庄村，是我的第二站，距天水市67公里，同属山区，交通便利，“316”国道横穿本村，当地农民“靠山吃山”，全村50多户人家把附近林区的死树根挖回来，简单修雕，成为根雕作品，摆在门前销售，有栩栩如生的老鹰、老虎、狮子等动物造型，也有古朴的椅子、花架等，然而正宗的六道木很少见到，即使有但让我看中的没有。近年来因过度开采，六道木产地已很少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“羊奶子”木，然而其纹理和造型远不如六道木那样神奇了。

好在我出行之前做足了功课，于是将目标转到天水市内。我们先去了麦积区和东桥头花鸟市场，结果在东桥头市场西侧中间的店铺内，发现了不少漂亮的六道木根雕，主要是一些笔架之类的根雕，材质和造型都很好。我细细观赏了货架上的每件作品，最后选了一件路上能携带的笔架，老板自恃货好开价很高：“单买这个至少1200元，要就拿去，你去瞅瞅整个市场上有这样好的货吗？”最后经我好说歹说了，还搭买了几个小件总算以1560元买下了这个笔架。(见图右1)。

我们住宿选择在曦都假日酒店，附近也有二处地方可寻觅——伏羲庙广场和坚家河花鸟市场。我在坚家河市场中间的两个铺内意外地觅到了二件比较满意的根料。经讨价还价，最终花了860元如愿收下。我看中它的原因：一方面是正宗的六道木，另一方面它们是半成品，尚可加工修凿。(回沪后我专门找到国家级根艺术大师孙新先生，依据根材原有的形态和纹路，顺势完成了“鸳鸯水洗”和“烤鸭”，见图右2、3)。

班得瑞《晨光》曲在返程的T118次列车内渐渐响起，我被这清新悠扬的旋律，朦胧惊醒，列车经过一夜的奔波迎来了曙光，天水因是小站，能购到硬卧上铺的票已不错了，我凝视着车顶思绪万千，六天来的奔波，历经了食、宿、行、觅等带来的各种不便和疲备，但此次寻觅根雕过程总算顺利，亲近大自然，放松心情，对我们长期生活在PM2.5浓度较高的城市里人是太向往了，更让我高兴的是觅到了我喜欢的神奇的六道木“宝贝”。